# 蜀山劍俠傳/25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五一回　烈焰可棲身 一朵燈花生世界　微波能起浪 幾重煞幕護妖壇

下一回▶

癩姑到底追隨屠龍師太多年，佛道兩家均有極深造詣。更因久經大敵，臨事謹慎，雖不似謝氏姊妹有那麼厚的佛緣，連得好些千載難逢的珍奇和遇合，行事終究老練得多。

謝琳則得天獨厚，大成之前該有這場小挫，一上場來便即粗疏自恃，一念之差，幾遭大險。如非警覺得快，不特自己，連一行皆爲所累。輕雲是近來勤修，法力精進，爲人行事更比癩姑謹慎。上官紅是夙根靈悟，天生仙骨，初當大任，始終謹慎。癩姑適纔再一告誡，衆人愈發守定心神，不敢稍忽。以上官紅而言，就算前在依還嶺多服靈藥，迭經高明傳授，但她入門修爲纔得幾時，尚且無害，何況謝琳？四人數中，應有此難，不過暫時小困罷了。

輕雲、上官紅均知法力功候尚差，一經警覺身入危境，便專顧自己，不敢隨意言動。癩姑卻是旁觀者清，一見謝琳屢勸不聽，心中奇怪，覺着謝琳近年不特功力大進，來前又承師長指示機宜，不是不知禁法厲害神奇，怎會如此情景？便料她不知何時疏忽，無意之中受了禁法所迷，心情顛倒。一行仗她神光護身，萬一真入幻象，神光先散，豈不全敗？數千里將良友請來，有甚挫折，異日何以對人？想到這裏，手忙拉緊謝琳，先不勸說，細察神情。見她面上神光依然煥發，目光靈瑩猶昔，祇秀眉微揚，似在尋思之狀。知她就有迷惘，也還不深，心雖稍放，安危一瞬，仍是大意不得。此時癩姑處境至難，

既要顧人，還要顧己，兼顧全局，心神稍失鎮定，自己也許一樣入迷。如果所料不差，勸已無用，反而有損。祇得一面運用玄功鎮攝住心神，一面把飛刀、法寶齊放出來，在神光中護住四人和所救元神，以防萬一神光有了疏失，多加上一層保衛，比較穩妥。同時又盤算應付之法，準備相機再給謝琳一個當頭棒喝，使其警覺。輕雲見狀，情知形勢不佳，不敢開口，也將飛劍、法寶放出，如法施爲。上官紅因未奉命，未敢妄動，仍守在側。那道者元神見五行禁制已被引發，憂容轉斂，雙目垂簾，重又入定，甚爲安詳。

這原是瞬息間事。癩姑正在準備以前所傳佛家法力，運用玄功，突向謝琳喝破。不料謝琳正尋思間，忽見癩姑拉緊自己的手，輕雲也在禪光內放出飛劍、法寶，對一行五人又護上一圈，不禁又好氣，又好笑。因被癩姑拉住，不便強掙，心想：「衆人成見甚深，未必肯信。且把有無相神光往外擴大，立可試出戊土禁制威力強弱，免得爭論。」隨想隨施法力，隨將神光往外展開。哪知不動時，祇是身陷戊土之中，還不甚大妨事；這一施爲，戊土禁制立生妙用：四外黃塵看似虛質，無甚阻力，及至神光在外一脹，不特上下四外堅逾鋼鐵，人和神光被包在內，分寸難移，並且生出極猛烈的重壓，往中心擠來，神光竟被逼緊，一點伸張不開。謝琳見狀，不禁大驚，纔知果是厲害。忙以全力抵禦時，上下四外本是一色淡黃色光景，原看不出一點別的景象，倏地黃影一閃，化爲千萬層黃色雲濤，金光電閃，齊往中心壓來。內中挾着無量數的暗黃金光，其色較深，暴雨一般打到。始而挨近神光，便即爆炸分裂。末後越現越多，不等到達，便自相排蕩衝擊，紛紛爆裂。每團黃光看去最大的祇酒杯大小，那威力卻極驚人。一經爆裂，便是震天價的霹靂，數又極繁，密如貫珠，漸漸匯成一片連續不斷的轟轟巨震。那爆裂出來的火花星光佔地甚廣，互相激射飛濺，宛如千萬花筒，交相發射，合爲星山火海，聲勢猛烈雄奇，難以形容。雖隔着一層神光，兀自震得人目眩神昏，耳鳴心悸。謝琳自出生以來，未曾見到過這等陣仗。如換功力稍差一點的道術之士，處此境地，必定驚惶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心神再一搖惑，不能自攝，護身神光首先失效，稍有疏隙，五行真氣立即侵入，人爲幻象所迷，魔念一起，便自不可救藥。就算同來諸人明白，未爲魔頭所乘，也是愛莫能助，至多不受牽累，已萬幸了。

此時情勢，端的危機繫於一髮，險到極處。尚幸謝琳仙骨仙根，屢劫清修，都是童真入道，夙根至厚，元神凝鍊。加以此生從小便受仙人撫養傳授，取法既高，近隨小寒山神尼勤修，又得了師門心傳。雖以習練滅魔寶籙稍微外務，功候不純，易招魔頭，但受禁制不深，真神迄未搖動，稍微迷惑，祇是暫時的事，本身定力依舊堅強。一見情勢萬分危險，驚念纔起，立覺神光爲戊土神雷所迫，重如山嶽，直往內縮退，大有支持不住之勢。想起受人重託，數千里遠來，不但未助成人，反使良友爲己所累，休說身敗名裂，

祇要內中有一人失閃，也應愧死。便拼着性命，運用神光，強行撐拒。誰知戊土威力強烈異常，那萬丈雲濤已難抵禦，戊土神雷尤爲厲害，上下四外，一齊往中央打來。身外神光受不住那猛惡威力的震撼排蕩，已起了波動，光圈已是越來越小，高下減了一多半，外圍也減去了三分之一，所剩不足兩丈方圓。照此情勢，再如不能支持，不消多時，就算神光不破，人已隨同壓縮成了一團肉泥。

可是謝琳仍不害怕，忽又心想：「自己決不至於遭此慘劫，同來諸人自然也是禍福與共。再說禍善福淫，也斷無此理，怎情勢這等險惡？萬一真個逢凶，自己和癩姑、輕雲俱擅玄功，元神凝固，或者無甚大害，至多壞卻肉身，不會形神皆滅。上官紅根骨極佳，學道未久，卻是可憐。」心念一動，百忙中往癩姑等三人細一查看。先以變生倉猝，形勢奇險，祇顧以全力應付，又以不聽良言，至有此失，懷着幾分內愧，無暇觀察衆人神色。初意三人定必驚慌失色，無計可施，甚或埋怨自己，誰知目光到處，竟是不然。輕雲、上官紅正運用飛劍、法寶，在神光內繞上一圈，各自澄神定慮，從容沉着，立在側面，那猛惡的聲勢，直如不聞不見。癩姑則把飛劍、屠龍刀，還有一件法寶，齊放出來，與輕雲等連成一體，隨同環繞在身外；她本人竟在自駕遁光之上，閉目合睛，入定起來。那道者元神更在所運青色罡氣之上，安然入定，態甚莊靜。謝琳功候原深，見此情形，忽然想起土遁初發難時，雖然四邊阻力絕大，不能行動，但神光尚可抵禦，未受壓迫衝擊，神雷也無此時繁密。祇因自己見勢不佳，心略驚慌，便立即增加了幾百倍的威勢。照此情勢，眼看不保。後以徒憂無益，又想：「聖姑既然事早安排，不應如此顛倒，盡管自己以全力抵禦，勢仍如此猛烈。癩姑等先前那麼膽怯，此時應更驚懼，不料卻運用玄功，暗中戒備，外表反倒從容鎮定，毫無畏色。又曾力勸自己，不合輕敵自恃，致有此失。來時父親曾說，聖姑以前乃旁門中第一流人物，夙根深厚，屢世清修。祇因前生不合妄動嗔念，與同道友人打賭，欲試自己定力智慧，特意再生投入旁門。雖以夙因不昧，生具靈悟，未行一惡，終以所習不是玄門正宗，本身雖不曾爲惡，卻種下好些孽累。及至佛緣遇合，皈依淨土，又以生性好勝，所習複雜，空具無邊法力，不是上乘佛法。後來功候日深，老是相差一步，不能完滿證果。幸遇天蒙、白眉二位老禪師指點，聽到幾句偈語，恍然大悟，這纔知道佛家雖然放下屠刀，立登彼岸，禪修途徑卻是走錯不得。又欲肉身成聖，這纔發願，以元神坐百年死關，求那上乘正法，就便了卻妖屍這段公案。她雖未能即時成真，她那法力卻是兼有釋道諸家之長，高妙精微，不可思議。尤其最長於心靈禁制之術，厲害無比。故此所設諸般禁制，五遁諸法，無不層層相生，變化無窮，非得她傳授，精於彼法的人，多高法力也難破卻。千古修道人而又生具好勝特性，居然做到言出必踐，無人能敵。似她這樣的，無論佛道、正邪各派，除絕尊者而外，連她不過四五人。其獨步當時以此，其不能成就正果，多坐這百年死關，也由於此。父親吩咐

此行不可輕率自恃，當入洞時也頗存有戒心。嗣見事甚順手，五行埋伏一直未發，加之父親、葉姑平日常是那等勸誡口吻，既認作了常談，又誤以爲妖屍合當伏誅，洞中禁制多半期滿失效，所以妖屍連遭大挫。於是把事看易，心神疏懈，不知何時受了禁制。現看三人這等神情，回憶適纔所爲，不特愚妄自用，並連父師之誡竟會忘卻。分明一時不慎，中了圈套，陷入危境。幸而平日功力尚強，否則不堪設想。」

當時思潮如電，一起伏間，謝琳猛觸靈機，忙即鎮攝心神。欲待運用玄功，先將心靈之禁剋制，護身神光、本身法力自必隨以復原增強，免去危害，再打主意。經此一來，雖然省悟，神智漸復清明，可是禁制威力也隨以加大。尤其是雜念叢生，思潮繁亂，盡管學有根底，仍覺甚是勉強，越知所料不差。安危瞬息，心神再稍搖惑，立有不測之憂。於是拼命以定力鎮攝心神。

癩姑本在運用禪功，靜候時機。先見謝琳手忙腳亂，指定身外神光，面現急迫之容，誤以爲入魔已深，一行諸人全在危境。自己雖然發難前未受禁制，此時一樣也是疏懈不得，哪敢憂急，致分心神，又恐一發不中，反而激出亂子，祇得沉下心去，反虛生明，把本身元靈真氣運用純熟，使其活活潑潑地靜以相待。嗣見謝琳看了衆人一眼，跟着神態又復轉自如，目光內視，面上神采重又煥發。一手仍指定神光，抵禦外來重壓，知是時機稍縱即逝，一面祝告聖姑默佑，一面猛將所運元靈真氣化作一片光華，往謝琳當頭一罩。同時大喝道：「你忘卻來處了麼？」癩姑深知此舉也極危險，元神雖凝鍊純一，但已有人我之相，自己佛家功候又未達到爐火純青地步，萬一謝琳入迷已深，靈光照將過去，不能破禁使其警覺，自身也不免連帶受累。無奈四人同舟共濟，連所救道者元神，都成了一體，祇要內中有一人入迷，均受其害。必須四人一樣，先定固了元神，始能運用法力抵禦一時，再作脫身之想。否則顧得了這頭，顧不了那頭。若照着預計施爲，稍有破綻，爲魔所乘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難保不皆爲一人所誤。就算不致如此之甚，同門三人神智未昏，再仗法寶之力脫險出去，謝琳卻受了害，也是問心不過，無以對人。因爲別無善法，所以事前十分謹慎，先求聖姑默佑，隨即施爲，進退均極神速。

癩姑一聲喝罷，哪敢查看謝琳神情，忙先復原，潛光內照，先保住了自己，覺無警兆，方運慧目法眼往前注視。謝琳本來仍在受禁之中，彷彿常人夢魘將醒情景，心中明白，在彼奮力掙扎，縱無此舉，也將清醒復原。經癩姑靈光一照，猛覺眼前一亮，耳聽一聲大喝，忽然警悟，心神立即復舊如初，重返靈明。謝琳佛門功力原本較高，禁制一解，法力大增，有無相神光隨又增強。但戊土威力依然猛烈，神光祇恢復到與先前一般高大，便即止住，不能再長。謝琳此時已然想起，小寒山起身前數日，父、師、葉姑先後所示

機宜，迴非適纔心理，氣早平靜。五行合運，相生變化，還須全盤發動。運行以後，再以法力制住一宮，始有脫身之望，勉強不得，更忌躁妄。先前神光內縮，由於心靈受制所生幻象，並無所損。因爲臨危警覺，幸無疏漏，致敗全局。但戊土威力至大，所以祇能恢復到原來一般高大，不能再長。便不再謀進展行動，祇把現狀勉力維持，靜心待變。

癩姑見她靈智恢復，知已無害。照着掌教師尊下山時所賜法諭，聖姑生有特性，未來之事早有預定，法力雖然極高，無論何等禁制，祇要當時能自解免，人再服低，又不是妖邪一流，以後便不致再由此生出災害。不過脫禁至難，不是她昔年算就，意在警誡，點到即止；便是預伏助力，自行解免。謝琳法力不應受禁，也許先前稍驕自恃，借以示儆。此關一過，雖仍不可大意，心神料已不致再受禁制。專力抵禦五遁，危難便減多了。不禁寬心頓放，勇氣大增。爲防萬一仍有疏失，心中尋思，也未向衆人說破，祇在暗中打點，相機應付。方料土遁無功，必要再生出庚金或是別宮妙用，果然有無相神光剛一復原，黃光一閃，那上下四外的無限雲濤忽然隱去。緊隨着風雷大作，雜以金戈、刀箭之聲，眼前雪亮。先是金光、銀光二色奇光，層層相間，閃幻若電，又似狂濤一般，上下四外排山倒海齊涌上來。身外神光才略鬆動，又受重壓，祇是還能支撐，不似先前抵擋不住。衆人有了先前經歷，連謝琳也小心翼翼，祇以全力運用抵禦，保住原狀，不求有功，先求無過。似此相持不多一會兒，金銀光中忽現出千萬金戈、刀劍，耀如霜雪，齊向神光飛射而來。一會兒越緊越密，中雜無量數的大小箭弩彈丸，宛如暴雨飛瀑，射到面前，彼此互相激擊排蕩。萬頃金銀光濤中，閃變起千萬點星雷火雨，精芒耀目，難以逼視。一時金鐵交響，無限繁響匯成一種極猛烈的炸音，愈發聲勢厲害，驚心眩目，比起先前戊土，猶有過之。

四人始終鎮定心神，守在神光以內，聽其自然。似這樣挨有半盞茶時，金銀二光連閃兩閃，先前戊土黃雲重又出現。方疑來勢更要猛惡，不料兩下裏纔一混合，忽自消滅無蹤。跟着面前一暗，上下四外全被陰雲包沒，乍見時還未覺怎厲害，倏地大片玄雲起處，隱聞海嘯之聲自遠而近。隨見一線白光環繞雲外，成一極大圓圈，遠遠飛來，晃眼之間，化作萬丈銀濤，發着轟轟發發的巨響異聲，泰山壓頂般齊往神光上面打到。上方如此，神光下面又突起了幾根巨大晶柱，飛泉猛噴，直衝上來，纔一挨近，猛然震天價連聲巨震，爆裂分開，卻不消散，化作千萬團大小灰白光華。有的往光外打到，有的自行擊撞衝激，二次散裂，重又雹雨一般打到。最厲害的是那些由水柱爆散的灰白光華，纔一撞裂，祇有空隙，不遇擊撞，立即暴長加大，一經撞擊，又行分裂，仍是如此，生生不已，越來越甚。本來聲勢猛惡，比起戊土、庚金又加勝些。謝琳沒有防到有如此厲害，竟連神光幾被衝動。方往下方加緊戒備，不料上方四外陰雲狂濤中，也起了無數水柱，與下

方一樣情景。威力之大，簡直無可形容，衆人雖在神光以內，也幾乎難耐那等猛烈的震撼。

癩姑因輕雲前在北洞下層與英瓊雙鬥妖屍，嘗過癸水神雷滋味，傳聲詢問比那次如何？輕雲答以手勢：比前厲害得多。癩姑暗忖：「想不到五遁威力越來越猛，少時順序運行以後，先後天五行使要合運。如不按照預計制住機先，決擋不住。上官紅雖然精習木遁，道力功候尚淺，初上大陣，居然鎮定如常，固是可嘉，但到了緊要關頭，能否勝此大任，實爲難料。並且身在伏中，爲時久暫不知。聖姑法力微妙，瞬息萬變，局中人覺着時間甚長，實則就許彈指之間，時機稍縱即逝。各位師長雖示機宜，但對此五行合運如何下手，卻未明言。且喜適和輕雲傳聲問話，暗中留意，果無警覺，更無差池。莫如先向上官紅叮囑幾句。」

癩姑心念一動，忙向上官紅傳聲，告以大任將臨，務要留意。可慮的是五遁似須一一應過，木遁居於第四，以木製木，不等五行現完，恐生出別的阻力；不制，又恐木生火旺，不能制火。五行合運，威力過大，一個失措，反有大害。最好在木遁將完，火遁將現之時，姑試爲之。是否可行，須看自己手勢行事。上官紅忙即點頭應諾。

這時玄霧忽然又起，幻出黃雲和庚金二色奇光，完全出現，也是連閃兩閃，便自消滅，隨聽萬木搖風之聲。四人不知即此便是五行合運，每生出一行，便要增添出好大威力。可是已現過的戊土以次諸遁，須到五行齊備，方同出現，此時祇在暗中加威，卻不現形相。任是多高的慧目法眼，也看不出。似此愈來愈烈，到了五行皆備，一齊運行，便不可制。實則木能克土，不必以木製木，祇要在戊土發而未收之時，令上官紅以木製土，立可無事。偏生錯過機會，危機一發，全未知曉。誤以道家常理推斷，認爲是應有現象。幸而癩姑預向上官紅叮囑，稍作戒備，不然，雖不致形神消滅，元神也必受重創無疑。

這五行中，祇有乙木來得先柔後猛。始而如小風初起，枝搖葉動，幽籟徐舒，清飆遠引，自協宮商。忽然萬木蕭蕭，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，濤奔浪舞，萬籟交鳴，匯成一陣緊一陣的洪洪發發的怒吼，中間更雜着一種極尖銳淒厲的異聲，甚是刺耳，令人聞之，自然心悸。漸漸聲勢越惡，直似海嘯山崩，地軸翻圻，千百萬天鼓一齊怒鳴，宇宙若將傾頹。這纔顯出乙木威力，比起先前三次所經厲害得多。耳中所聞已是如此猛惡，面前所現景象也更比前厲害十倍。自從風木之聲一起，先是青雲杳靄，和初入伏內光景差不許多，祇是彼靜此動，略有不同。晃眼煙嵐四合，綠雲如浪，上下四外潮涌而來。乍看勢仍不算十分猛惡，及至海嘯一起，立即隨同加盛，漸漸綠雲化爲青光，威力越發加大。衆人

的有無相神光，被綠雲團團包緊，本就覺着神光外面有一種極大的潛力壓迫，分毫轉動不得，經此變化，更增加了不少的壓力。此時謝琳雖然靈智早復，得以施展佛法，運用神光，一心應付，照樣也覺出形勢危急，分毫不敢鬆懈，大有不進則退之勢。這還不算，緊跟着青綠雲光在電閃翻飛中，忽又現出千百萬根大小青柱，由上下四外一齊打來。這乙木神雷又與先前土、金、水三遁不同，那青色光柱撞將上來，並不爆炸散裂。先是狂濤一般，後浪催着前浪涌壓突起，夾攻而來。第一層到了近前，喫護身神光阻住，便各自兀立光外，依然向前猛力壓迫，也不散退。後面無數青柱，又接踵趕到，晃眼之間越聚越密，環光矗列。這回卻比先兩三次看得遠，但是神光之外，無論何方，全被這類青色光柱佈滿，密壓壓望不到底，除了神光之內數丈之地，上天下地，全被青柱塞滿。跟着海嘯忽止，這些大小高低不等的千百萬青柱互相旋轉擠軋，一味爭先猛進，喫神光一格，鬱怒不宣，旋轉摩擦愈疾，發出一種極繁密的軋軋怒聲，比初起時的風中異吼還更尖銳淒厲，悸人心魄，那壓力自然也增加了不知多少倍。

四人雖看出這五遁禁制變化一回，便加出好些威力，卻沒想到乙木禁制竟有如此猛惡。更不知層層相生，已變化到第四宮上，一會兒便要萬木生火，五行全數合運，危機瞬息，大難已將臨頭。輕雲前曾身經，見這次與前番迥乎不同，尤爲疑怪，正和癩姑相對驚顧。謝琳覺着乙木威力遠勝於前，一任自己運用全力抵禦，竟會相形見絀，萬分喫緊。知道這次與先前不同，祇有拼命竭力相抗，稍微鬆懈，抵擋不住，喫它一壓一逼，神光縱不破裂，也必定被束緊，壓力更大，萬無幸理。此時已是難支，乙木神光還在不斷增長，威力如此險惡，何能捱到終局？想了又想，除卻違背師父不許毀壞洞中景物洞壁之誡，拼犯大險，仍用諸天遁法穿地而出，直無逃路。並且下手仍須迅急，等被逼緊，再逃更難。一時情勢迫急，正待施爲，就在這籌思轉念之間，那上下四外乙木神光所化千百萬根青柱，因摩擦擠軋時久，壓力有增無已，同時每根柱上都有煙嵐嫋嫋冒起，漸漸射出一兩絲青色火星。上官紅道力雖淺，木遁禁制出諸聖姑傳授與高明指教，自隨乃師上次入洞，有了親歷，加上苦念恩師，赴援心切，連日用功益勤，精進之餘，業已窮極精微。青光青柱相繼一現，早就看出形勢不妙，祇爲末學後輩，又過信癩姑等人道力高深，未奉命令不敢妄發。心中卻是憂疑，覺着可怪。便在暗中加緊戒備，靜等一聲號令，立以全力施爲，免有疏忽，致誤機宜。

癩姑雖然誤解師長指示，沒悟出即此便是五行合運，但畢竟學道年久，見聞得多。平日見上官紅演習木遁，又曾試習，不恥下問，雖以勤於正課和籌計除妖救友，往返小寒山接待良友，無暇深造，也頗識得一個大概。青柱上煙絲一起，猛觸靈機，頓時省悟，木一生火，五行齊備，自然合運。又看出謝琳大有力絀之勢，如此猛惡，再一合運，怎能

抵擋？心念一動，暗道不好，正發號令，命上官紅不等丙火化生，急速下手，以木製木時，忽見所救道者元神重又睜眼，面向謝琳雙手亂指，嘶聲疾呼：「不可妄動！」同時又瞥見謝琳面容突轉沉肅，眉間隱帶煞氣，手掐靈訣，將有舉動。癩姑識貨，一眼看出那是恩師屠龍師太所說的諸天印訣，知道謝琳好勝，不耐久困，見情勢危急，竟想把日前閒談所說滅魔寶籙上的殺着施展出來。聖姑法力無邊，禁制嚴密，要逃出立有不測之憂。幸能逃出，縱不受傷，也必毀損仙府。謝琳已在開始施爲，口頭勸阻，恐來不及，忙縱遁光衝將過去，出其不意，先施法力，把謝琳左手諸天靈訣閉住。同時口中大喝：「二妹且慢！從長計較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次癩姑手揮目送，念動即發，連續氣的工夫都不到。同時上官紅更是蓄勢引滿，令下即行，俱是快極。無如癩姑警覺本就稍晚，又經這點枝節，雖然慢不到一眨眼的工夫，那千百萬根青柱已如快刀斬石，火星四下飛射了。幸是木火化生接續之交，火光火星尚是青色，上官紅早準備停當，發動神速。否則所差也祇瞬息之間，再遲半秒施爲，青柱上激射出來的火星立即由青變紅，丙火也必就此引發，化成一片火海。接着戊土、庚金、丙水也會由隱而現，連同乙木、丙火，五行合運，發出不可思議的威力。一任四人神通廣大，決支持不了多少時候。而且法寶、飛劍將失去靈效，祇能按着各人道力功候深淺，相繼陷入那五行法物的陷阱之內，結局不死，也必受傷害無疑。如今雖避免了這種不幸，但四人仍被困於丙火法物神燈以內，威力可想而知。

癩姑、謝琳、上官紅三人原是一同發動。那有無相神光也極神妙，光中人可以施展法寶、法術，隨意發向外面，無論人物法寶危害，除非行法人失卻主馭，決難侵入一步。謝琳一時激發意氣，祇覺此外無計，心中原拿不穩。喫癩姑飛來一擋，百忙中又瞥見神光外面青色煙光火花四下激射，上官紅又已發動，雙手一揚，一片奇光閃閃的青霞，電也似疾飛向神光之外，展布開來，也分上下四方六面，向那千萬青柱由內而外反罩上去。兩下裏勢力俱極強大，纔一接觸，謝琳便覺光外阻力一輕，方纔心喜。同時忙收諸天訣印，想要誇獎上官紅幾句，話還未及出口，祇見青柱火花突涌起來，喫青霞罩住，連衝突了幾下，不曾得勢，忽然疾如電掣，一閃即收，祇剩下東方一團青氣，喫青霞緊緊逼住。同時四外金、白、紅、黑各色煙光一齊暴起，上下四外又被包沒，卻未覺出怎樣壓力來。

似這樣連連電閃般變滅了幾次，四外煙光又化作一片青光，忽然轟的一聲，驚天價的大震過處，新變化出的青光之中突起了一點火星，纔一現便自爆散，上下四外已是一片赤紅。光中隱隱現出一些景物，一道青氣正由光中斜射出來。耳聽癩姑、輕雲雙雙「咦」了一聲，同運慧目一看，身外神光已被一幢銀焰包沒。銀焰之外，還包着一層紅光，光外已恢復原狀，現出殿臺靈寢。聖姑依然安穩趺坐，玉榻之上那五件法物也重出現。神

光內射出來的那道青氣，乃上官紅所放青霞，正斜射在那五行法物樹枝之上。

衆人本都慧目法眼，仙根仙骨，迥異尋常，身雖被陷，由於法力不敵，心靈未受禁制。加以五行中的乙木一宮又被上官紅制住，祇仗先後天變化，由土、金、木三行會合化生出的乙木彌補缺陷，以增加丙火威力，少了乙木本宮真氣，威力要差得多。衆人一運玄功，定睛注視，立可看出真假虛實。見了這等情形，拿先前所見景物默一尋思對照，首先覺察出存身之處地方大小。謝琳方想告知衆人，癩姑、輕雲也早警覺了。再互相里外一看，原來四人已全陷入火遁法物以內，連人帶神光一齊暴縮，困在殿前神燈之上，那四外包圍的銀光便是神燈的焰頭。祇是一樁奇怪：那麼指頭大小的燈焰，衆人身在其內並不嫌窄。如非寧神定慮，運用玄功，靜心觀察，還看不出實景和火光以外的景象。並且心神一懈，火外景物便已模糊隱去，有無相神光也成了虛景，看去似和先前一般高大，祇被困在火焰以內進退不得。

癩姑、謝琳初次身經，均覺厲害神奇，不可思議，都知此時情景稍微疏忽，最易走火入魔。上官紅關係尤爲重要，身在火禁之中行法，所運又是乙木，與火相生，其能隔火施爲，也以此故。但木易發旺火勢，利害相兼。現正魔頭潛侵極猛之際，如若定力稍差，萬念紛集，一爲魔頭所乘，神智稍被搖惑，對方木不受制，五行立可合運，全數遭殃，仍所不免。其勢又無法相助，都替她擔着心。及至仔細一觀察，上官紅趺坐光中，潛心獨運，竟是靈光活潑，神儀瑩朗，心智專一，迥出意料之外。當難初發時，那木宮法物的樹枝還有兩三縷煙絲火焰在青霞中衝突，騰騰欲起，隱有奇輝閃動，明滅不定。就這一會兒，竟被製得煙焰皆收，無異凡物，除仍蒼潤欲滴，似自樹頭新折而外，不見一點異兆。那青霞卻是分外鮮明澄潔，宛若實質，比起先前祇是一道青氣，要強得多，知已無礙。想不到她小小年紀，入門未久，居然如此精進，有這麼高定力，俱都暗中誇讚不置。

內中周輕雲是過來人，曾見過別人被禁情景，細查看了一陣，頓覺好些異象。見癩姑、謝琳各運玄功，默坐待機。看出祇上官紅無甚差錯，無須如此。因恐分上官紅心神，不敢明言，便用傳聲對二人道：「以妹子昔日見聞經歷，凡陷身五遁以內的人，本身固是滄海一粟，渺乎其小，並且內中危害至大，難於抵禦，多高法力也難久持。所以衛氏夫妻前遭大難，幾乎形神皆滅。便易師姊日前爲救燕兒師弟，自投此洞水禁以內，待了些日。我和瓊妹親見，以她那樣法力，去時又得易伯父母指教，深知底細，備有好些防禦之寶，尚且提心吊膽，自說隨時皆有奇險，危機四伏，難於應付，不敢稍微大意。後將總圖得到，悟出機密，仍如臨淵履薄，看得十分慎重，與她平日自恃神情，大不相同，

可知厲害已極。此是中樞要地，禁法自更厲害。可是我先恐心神失馭，致招魔頭，後見形勢不甚嚴緊，再加仔細考查，竟似全局安危祇係上官紅一人，我們三人竟無甚相關。初入困內，心神稍懈，尚覺身居大海，外景模糊。自從青霞凝鍊，愈發晶瑩以來，便無此異狀。以妹子妄測，聖姑固是法力無邊，但她痛惡妖屍，算就諸孽今日伏誅。祇爲儆誡後輩末學不可看事太易，一面大顯神通，一面卻留下這以木製木，不令五行合運的破綻。而破她的法，卻是得了聖姑真傳的後輩，並非外人。所以我們抵禦萬分困難，上官紅一出手便可無事。照此情形，不特早有安排，連我們被陷火宮，也必是含有別的用意。照理，心神必須以極大定力鎮攝，不可稍懈，雜念更起不得，應有的危害更多。請看妹子先前試探着起了好些思慮，又說了這許多活，何嘗有甚警兆？入定默坐似乎不必。乘此閒暇，大可潛心體會，仔細推詳，我們被留在此，到底聖姑有何心意？是否與除妖取寶有關？祇要隨時戒備一點，不要十分大意，更不可強作脫身之想，不看準時機，決不妄動，就無妨了。」

二人聞言，立被提醒，越想輕雲的話越覺有理。略一試探，果無異兆。謝琳被困本是出於無奈，祇恐危及良友，不敢再作犯險之舉。及見無事，心又活動，暗忖：「前在山中因習練寶籙甚勤，姊姊常說我只顧好勝，欲以法力掃除邪魔，不知念起貪嗔，轉誤正課。異日法力高強，尋常妖邪自必可勝；如若遇見魔教中的首腦人物，或者並非妖邪一類的勁敵，勝負便自難料。尤其是功候不純，到時略一疏忽，難保不受人暗算。彼時我還不服，誰知第一次出手便遭挫折，雖然無礙，到底面上無光，終以能先脫出爲妙。現在聖姑似有默助，情勢似凶不凶，何妨再試一試？」哪知暗中剛開始行法，略一施爲，光外忽現五色奇光，風雷大作，四外壓力重如山嶽，一齊迫來，身外神光幾難抵禦。這纔知不妙，未可力爭，急忙收手，重將心神定住，漸漸恢復原狀。因又不謀而行，暗中試探，幾乎生出亂子，偷覷癩姑等三人神色，竟如未覺，好生慚忿。正在盤算，少時想好主意，和癩姑明言，二次試用別法脫身，忽聽男女笑罵之聲，由遠而近。三人聽出內有妖屍口音，不禁想起適纔輕雲所說，知道妖屍認定仇人入伏，滅亡在即，前來觀看虛實。默唸時刻已將深夜，易靜應已出困。許是聖姑真個把一行留在此地，等易靜、李、謝三人到來，合力除妖，也未可知。忙各傳聲注意，故作昏迷，窺伺妖屍和衆妖黨動作。但愁上官紅這道青霞無法掩蔽，被妖屍發現，難保不侵入生花樣作怪。

正尋思間，妖屍同了毒手摩什和另外七個妖黨已然走近，到了宮門外面停住。聽毒手摩什的口氣甚是驕狂，竟欲率衆深入寢宮，徑直下手。妖屍力阻，說：「老賊尼狡詐陰險，我們雖有破她之法，又得你在此相助，自可無慮，但畢竟諸位道友法力還差，還是仍照預計，分班入內，小心應付爲是。」說罷，隨即行法施爲。一片煙光閃過，外面便多了

一個丈許方圓的法臺，當門而立。妖屍便朝毒手摩什一聲媚笑，當先走上臺去。毒手摩什跟着走上去，立在妖屍身後，拔起臺上一面主幡，面帶獰笑，神情甚傲。同來七妖黨來時神情已不一致，半帶勉強。及見二妖孽到了臺上，妖屍一面行法，一面不住向毒手摩什含情獻媚，神態親暱，大是不堪，別人全都不睬，似各懷有妒意，面上均帶不悅之色。妖屍此時越發妖豔，已非適纔披頭散髮，血流滿面，獰厲之相。分明見衆人不快，也視若無睹。除不時回顧毒手摩什，媚眼流波外，祇忙亂着行法部署，將臺上預設的法物一一現將出來。

衆人一看，那些法物與殿前五行法物一般無二，祇內中多了一鼎。方料妖屍要用代形禁法毀那五行法物，妖屍忽然纖腰微扭，倚向毒手摩什胸前，斜睃着一雙媚眼，手指臺下同黨，暱聲說了兩句。妖黨中有一赤面長身的妖道立即勃然暴怒，口方喝得一聲：「玉娘子……」底下話未出口，毒手摩什一聲怪笑，隨手揚處，撒出一蓬烏金光華，向前罩去。

妖道原是未來以前已然有些省悟，知道受了妖屍陰謀愚弄，祇爲深知二妖孽厲害，已受劫持，不欲公然得罪。妖屍又在暗中頻施邪媚，心仍未死，鬧得又恨又愛，又疑又怕，首鼠兩端，欲罷不能，心想：「姑且隨來，相機行事。反正留心不上她套，敷衍到事完，日後再作計較。至多不過生些悶氣，當不至於翻臉成仇。」及見一到寢宮門外，妖屍立即把假面具揭去，怒視衆人，除新歡外全不放在眼內。同時又看出所行法術大是陰毒，分明要選出五人供她犧牲，不禁妒忿交加。知道毒手摩什已受妖屍迷惑，此君的尊容性情決非妖屍所喜，一樣也是愚弄，爲之效死，本心是想喝破妖屍的陰謀毒計，毒手摩什如能省悟，自必不肯甘休。二人因此反目，固是快事；否則借此抽身，以免少時禁制發動，任人宰割。妖道法力也頗不弱，又來了八九十天，人更機警，先是受了妖屍迷惑，陷溺太深，一經省悟，立有打算，對二妖孽原有防備。此時一面說話，一面早在暗中行法，準備逃走。

哪知二妖孽早已商定，妖屍爲示用情專一，不特要把同來諸人一齊斷送在寢宮外五遁之下，並欲先酷殺一二人以立威。因此妖道纔一張口，烏金色光已疾如電掣，當頭罩下。妖道百忙中看出毒手摩什變臉，剛急飛起，纔祇兩丈來高，便喫妖光困住，懸在空際，被人佔了先機。情知無幸，一面施展邪法防身，一面厲聲大罵。毒手摩什祇微微獰笑，先不理睬。跟着又把手一揮，滿室都是烏金雲光佈滿，通無隙地，祇空出法臺前另六妖黨的立處和宮門一面丈許地帶。然後戟指妖道喝道：「無知蠢畜！玉娘子被困在此，並未尋找你們，乃是你們這些豬狗自行投到。適纔我已當衆言明，玉娘子自是美勝天仙，

不能禁人愛她。但她祇是一人，不能分身。她雖傾心向我，你們這夥不知死活的豬狗必然不服，當我逞強霸佔。好在你尚在此，不曾離洞，道書、寶物也未取出。今日之事，勝者爲強。門內設有五遁法物，無論何宮破去，均可直入取寶。本來我可隨手而取，但是我如先取，你們當我佔先得手，必又不服。爲此約定：不論何人，休說全破五遁，毀屍報仇，祇要能破去一宮，直入藏珍複壁將寶和道書取出，不必大功全成，也願將玉娘子讓出。底下滅屍報仇，收拾殘局，毀去此洞，並還由我一人出力包辦，以做得手人的賀禮。到時卻由玉娘子按照預計行法，派誰是誰，不許退縮。如若畏難推諉，或是心懷二意，欲加阻撓，卻休怪我夫妻狠毒。你這蠢畜豬狗，祇知無事時昏想天鵝肉喫，向玉娘子乞憐獻媚，臨陣卻想逃脫，犯我適纔法令。既然自知膿包，就應早日滾蛋。祇想快活，卻不肯賣命出力，天底下沒有這等便宜的事。似你這類豬狗，我手裏萬容不得。如因破法效忠而死，我夫妻又借用你真魂行法，不過是當初有點自不量力，爲色喪生，應得的苦楚，事後仍能轉世投主。你未上陣，先就膽怯背叛，料你那殘魂剩魄也無甚大用。再者拿你做個榜樣，叫別的豬狗們看看，以免效尤，自家葬送，形銷神滅，還累我夫妻多費手腳。」說罷，將手連指兩指，妖光便似電一般急閃起來，旋轉不休。

妖道先雖覺出妖光厲害，自恃玄功變化，又有法術、法寶護身，尚能抵禦。心想至多拼捨肉身，怒火中燒，猶自毒口咒罵。此時正作萬一不濟，拼連人帶法寶一齊葬送，變化元神逃走。不料妖光竟有如此猛惡威力，纔一轉動，護身諸寶首失靈效。妖光祇閃了兩閃，便自紛紛爆裂，在烏金雲光中灑了一蓬星花彩雨，晃眼消滅。跟着妖道全身便被束緊，雖仗玄功變化，運用元神，不曾就死。因身已被烈火焚燒，萬箭攢射，並還麻癢，苦痛有甚於死。這纔知道真個酷虐，萬難禁受，並且少時便要形神皆滅，決無生路，不由膽寒心悸，盛氣全消，慌不迭顫聲哀告：「玉娘子，我由海外萬里遠來，爲你出力，效死效忠，本無他意，祇爲一時昏愚，鬧到如此慘狀。我知你夫妻將我立威，也不想求活。祇求你念我數百年苦修之功不是容易，現在爲你而死，以前多少總有香火之情，稍微恩寬，許我兵解。情願以我生魂供你行法，惟望保住靈魂，恩深如海。」

妖屍聞言，從容仰面媚笑道：「你想我爲你向丈夫求情，放你走麼？」妖道說到末兩句上，已被妖光製得通身戰慄，力竭聲嘶，痛苦難耐已達極點。瞥見妖屍辭色不惡，覺着有了生機，方強忍楚毒，抖着語聲，斷斷續續答道：「我自知罪，不敢求生，祇求饒我真魂，好爲你效力，破法取寶。」話未說完，妖屍立即面色驟變，滿臉立改獰厲之容，厲聲向上喝道：「該死豬狗，做你孃的夢呢！我自出世以來，祇有我不愛人，幾曾有人敢中途背叛我過？就這一樣，你便慘死百回，再化劫灰，也難消我的恨。這不過是我丈夫性急，今夜忙於取寶復仇，無此閒心，便宜你少受一點活罪罷了。如由我性處治時，

至少也要使你加上百倍痛苦，纔肯把你消滅。還敢向我求饒麼？適纔勇氣哪裏去了？這等膿包，沒骨頭，我真悔以前和你這樣豬狗相識。你自作自受，快些自認劫運，閉上你的狗嘴，以免引人作嘔。乖乖等死，還落一個痛快爽利；再如多言，或自強行支持，希圖苟延，非但無望，惹我性起，更有你的好受，那時死活不得，平白多受苦痛，就悔無及了。」

毒手摩什接口怒喝道：「我們正事要緊，及早完工，好隨我回山享受快活，哪有許多閒話？」隨說雙手一搓，往上一指，妖光立即加強，連珠炮火一般紛紛爆裂起來。妖道聽出二妖孽毒心難回，生望已絕，一時悲忿慘痛，咬牙切齒，強掙扎着顫聲罵道：「你兩個妖鬼淫魔，休要快意。我自孽重。落你毒手，命數如此。可是你們惡貫已盈……」底下的話未及出口，妖光中毒火陰雷已經爆炸，一聲慘號過處，妖道全身立被震成粉碎。元神化作一團燻煙，還待飛逃，喫妖光往起一兜，祇閃得兩閃，連那黑煙和那些殘屍剩肉一齊燒化，無影無蹤。

妖屍重又恢復了妖嬈體態，一臉媚笑，扭着妖軀，款啓朱脣，笑向臺下衆妖黨妖聲說道：「這蠻子忒不知自量，纔落到這等結果。我此時想起毒手道友也實處治太過。你們如若不能相助，當可明言。毒手道友愛我太深，人又心直性暴，免得觸怒了他，又是有始無終，白把多少年的功行斷送，連魂魄都一起消滅，還有一層，我們雖然情深義重，但他一向言出法隨。適已有言在先，你們如無二意，不論何人取得藏珍，我仍嫁他爲妻，決不更改。你們心意如何？」衆妖黨雖全是邪教中有名人物，但比毒手摩什卻差得多，一見二妖孽如此惡毒窮兇，前人死狀奇慘，淫威暴力之下，早已觸目驚心。明明前後都無幸理，知道妖屍故意作態，稍有違仵，立上死路。除卻甘供犧牲，或者還能死中求活，別無善策。空自悔恨交加，心內雖在盤算，口內哪裏還敢道個不字。祇是驚悸憂疑之際，心念不一。一個回答：「他自取死，我們有言在先，怎能反悔？」另一個回答：「爲玉娘子效力，死而不怨：哪有臨陣退縮之理？」

妖屍聞言，便朝這兩個妖黨做了一個媚笑。毒手摩什妒念奇重，見妖屍一身蕩態，笑臉向人，已然勾動妒火。偏巧內有三妖人原是師兄弟兩個，帶一得意妖徒，法力較高，並特爲此事煉有兩件破五遁的法寶。未來以前，本想人寶兩得，懷着滿腹奢望而來。到後看出艱難，纔死了心。猶盼妖屍性淫，人總可得，戀戀不捨。及見此情形，一面心寒膽怯，卻不十分甘願，意欲暫且敷衍，稍有空隙，冷不防施展全副神通，乘機遁走。一面又想少存體面，不願過於顯出害怕。於是三人不謀而合，同聲答道：「玉娘子，實不相瞞，我師徒爲助你出困，祭鍊法寶，委實下了不少苦功，並還傷了兩個同道，一個門人。

先聽毒手道兄之言，心中並未多讓，以爲不知鹿死誰手。此時一看，他那法力實是高強，我師徒知不如人，現已甘拜下風。即便憑着多年辛苦煉成之寶，僥倖得手，也決不敢居功，對玉娘子作那非分之想了。」

三妖黨原意，自己在左道中頗有名望，卻受二妖孽如此凌辱挾制，日後何顏見人？因此故示大方，無所希圖，就便奉承毒手摩什幾句，爲使減卻敵視之意，以便少時伺隙逃走。師徒三人除稱謂稍異外，口氣全差不多。方自以爲所說得體，哪知妖屍自負古今絕豔，力能顛倒仙凡，爲所欲爲，最恨人對她離心。尤其是當日是她生死關頭，口裏雖強，內心甚怯。先前已有一舊日情人迷夢忽醒，飛跳出網去，寧以一死完孽，不再受她迷惑。跟着又毀了珍愛如命的豔屍原體。及到寢宮設臺行法，剛一開始，又有一同黨反目背叛。想起聖姑玉牒法偈，曾有「衆叛親離，邪媚失效，便該數盡」之言。自從昔年犯戒被逐以來，凡所交結的人，無論邪正各派，祇要爲她所惑，都是始終如一，竭忠盡智，死而無怨。曾共淫慾的，更是明知受了玩弄，一樣肯爲她粉身碎骨，從無反悔。此時不怪自己太已淫兇，卻怪今日怎會接二連三發生此事？心疑聖姑遺偈將要應驗，預兆不祥，正在怔忡疑慮。忽聽三人又是這等說法，益加觸動忌諱。陰沉沉一聲冷笑，驟轉怒容，正待發作，欲言又止，轉過身去。

那三妖黨人極機警狡詐，口裏說笑，暗中早已留意，說時偷覷毒手摩什滿面獰厲容色，正注視着右側兩個妖黨，似要發難，又強忍住怒火之狀，目光全未留意自己這一面。同時又看出妖屍神色驟變，比先前痛罵新遭慘禍的妖道還更難看。猛想起適在前洞，曾聽妖屍咒罵兵解遇救的舊情人所發奇論，怎不留神，祇想討好毒手摩什，忘了忌諱？知她心同蛇蝎，必然不懷好意。因估量自己法力比先死妖道要高得多，所煉法寶尤爲神妙，恰可用作替代，暗忖：「此時進退都無幸理。乍來時，還覺新煉成的法寶可破五遁禁制，哪知日前便中一試，竟連外洞禁制也是難破，何況設有法物的主宮中樞要地，具有五行生剋之妙，用以脫困，卻似可能。適纔受二妖孽深機誘迫，妖屍又說破禁之法已有萬全準備，於是心活上當，妄想因人成事，混水摸魚，找點便宜。不料到後情勢大變，妖屍用心惡毒，臨事又如此謹慎。再看門內，光雷隱隱，甚是兇險，入門決無好果。人固必死，那元神可保，也必是妖屍欺人之談。邪法不成，自是形神皆滅；僥倖成功，妖屍也必將這些有道人的真神禁錮，使與妖幡一體同化，常受煉魂之慘，永無出頭之日。如何可以信她，反正入內也不免於形消神滅，還白代淫兇仇人出入效命，便宜狗男女快活遂心，豈不太冤？定數難移，該死也決不能活。想是平日爲惡，應有此報。聖姑禁制定比狗男女妖法還更厲害得多，與其被仇人葬送，轉不如就在外面冒險一試，還有幾絲之望，如逃得快，多半能脫毒手。」念頭一轉，乘着妖屍回身行法，將要發令派人之際，互相

一使眼色，悄沒聲地同時發動。法力最高的一個當先開路，揚手發出兩團碧陰陰的火球，一團直撲妖屍，一團直衝妖光，一現便即爆炸。

妖屍和毒手摩什驟不及防，妖光竟被衝蕩開一個大洞。毒手摩什的七煞玄陰天羅，本與心靈相應，運用施爲，神速無比。一則鄙視羣邪，並已殺一儆百，決無反抗。心中又生妒火，正在想少時如何處死另兩個情敵，心神旁註，不曾留意。這三妖黨又均是能手，聲東擊西，雙管齊下：一面運用全力發出兩大陰雷，同時施展邪法，催動肉身衝破妖光逃走；一面卻運用玄功變化，將元神離體，往法臺一方隱形飛遁，其勢極速。

妖屍正在行法，瞥見陰雷打到，因是同在妖光籠罩之內，心恨三妖黨語犯忌諱，想佈置停妥，首將這三人開刀，迫使入伏。即便破禁成功，也必使其受盡苦毒，再煉化其元神，爲法寶增加威力，以消惡氣，做夢也沒想到網中之魚居然也會情急反噬。對方所發陰雷，又是多年苦功專煉來破洞中庚金禁制，內有月魄太陰真精和無量窮陰鬼火，加以邪法合煉而成，幾乎同以此享盛名的九烈神君最厲害的獨門陰雷差不多少，用以破聖姑庚金之禁固是無效，用以對付敵人卻是厲害非常，妖光煞火尚被衝破，可想而知。妖屍這一雷本禁不住，總算百年苦煉，功候甚深，應變機警，並且肉身已毀，祇是元神，玄功變化，飛遁神速，危機瞬息之間，竟被遁向一旁，避開正面。雖然未受重創，但那陰雷威力猛烈，又在空處發作，沒有妖光煞火阻隔，一經爆炸，分佈至廣。妖屍所施邪法專爲對付門內五行禁制，法臺之上毫無戒備。總共連法臺直到寢宮門前，不過數丈方圓，此外全是妖光煞火佈滿。那七煞玄陰天羅不是尋常邪法，妖屍事前如無準備，或是預告毒手摩什，一樣也不易通行。祇聽震天價同時兩聲大震，碧焰火花紛紛爆裂，密如星雨，竟把那數丈空隙填滿。休說妖屍無法逃避，在萬分匆迫之中，連毒手摩什也受了傷。比較起來，還是妖屍性雖兇毒，應敵穩練，不似毒手摩什性暴粗野，本身又是元神，不易受傷，一覺變出非常，飛身縱避時，早將元神凝鍊，施展玄功變化妙用，雖然受傷，卻甚輕微。毒手摩什自恃邪法高強，從未喫過人虧，一見三妖黨背叛，已是怒火上攻。多高法力，也禁不住變生肘腋，事出非常，相去又如此之近。身方受傷，再一眼瞥見心上人受傷張皇之狀，陰雷密佈，仍在爆炸不休。他不知妖屍陰毒狡詐，傷雖不重，別有詭謀，不由情急暴跳，鬧了個手忙腳亂。

毒手摩什一面忙運玄功，張口噴出一片墨綠色的妖光，護住全身；一面忙向妖屍趕去，手揚處又是一片妖光，將妖屍罩住。等到臨近妖屍，方欲問她受傷如何，纔猛想起仇人正用陰雷開路逃走，愈發大怒，急得厲聲怪嘯，暴跳如雷。盡管自己飛遁神速，捷如雷電，由此至前面洞口還有重重阻礙，斷難追趕得上。怒火燒心，萬分情急，恨不能一下

把仇人抓來，嚼成粉碎，生嚥下去，方消胸中惡氣。於是又把妖屍放下，忙着下手施爲，那烏金色的妖光立似狂濤一般飛涌增強，重又急如電掣，閃變明滅。這雖是總共不過一眨眼的工夫，但以仇人也是能手，就這微一慌亂之際，左側那團陰雷已發出連珠般的霹靂，快要衝出光網之外，妖光煞火這一加盛，重又困入重圍。

毒手摩什斷定仇人一面暗算，一面隱形飛遁，必緊隨在這陰雷之後。大罵：「無知孽畜！任你如何隱形，也難逃我眼底。」說罷正待行法，使其現形擒拿時，逃人好似本就死中求活，拼命一試，作那萬一之想。及被妖光煞火困住，陰雷無功，力絀勢窮。自知一落仇手，必比前人死狀還慘；又以隱身法已被妖光照破，無法再隱。因此剛現出原形，忽發陰雷自炸，一聲極沉悶的雷震，全身粉碎，三人同時斃命。妖屍在旁忙喊：「快些停手！」毒手摩什仇深切齒，及想到元神還有大用處，妖光連連電閃了兩下，休說血肉無蹤，連劫灰影子也未見冒起。其他妖黨雖然也各負傷，幸仗逃人無心加害，陰雷分向二妖孽發出，一見變起，雖未敢隨同妄動，均忙行法防護，祇略波及，受了一點誤傷，俱甚輕微。一見如此厲害，愈發膽寒，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

毒手摩什餘怒尚未全消，回顧餘黨，正欲威嚇。妖屍忽然面帶慍色，飛近身來，似嗔似喜，嬌聲問道：「你怎不聽我的話？把這三個蠢物殺死，以爲就解恨了麼？」毒手摩什一把摟住妖屍纖腰，問道：「這些豬狗真個詭詐，你幸未受甚傷。可惜他們怕被擒受罪，自用陰雷炸死，沒多給他些苦喫。無論何人，休說傷你，便沾你一指頭，或說上一句錯話，先死的幾個豬狗便是榜樣。」邊說邊朝臺下三妖黨頻頻獰笑，意頗自傲。妖屍先不睬他，等到說完，纔冷笑一聲，問道：「我的好丈夫，好情郎！難爲你有這麼高的法力，行事應敵如此莽撞粗心。仇人五遁禁制，須用五個有道力的元神爲我勾動埋伏，同時施展我的法力，始能有望，你怎忘了？老早便將他們元神消滅，少時就算能如我願，也必多費心力。再者，這三個豬狗委實可惡已極，百死不足消我夫妻之恨，爲報行刺之仇，果真將他們形神一齊消滅，也還可說，照他們自殺情景，以我冷眼觀察，祇恐未必吧？」毒手摩什性如烈火，一聽妖屍語意譏刺，不禁怒道：「我恨極這三個豬狗，又沒想到他們會捨命。報仇心甚，誠然手急了些。但你意思似說仇人已然逃走卻不對，我這七煞玄陰天羅，祇要在網中，斷難逃走。並且此寶與我心靈感應，如是幻化，更無不覺之理。分明是仇人原身，怎有差錯？至於五行禁制，我本未放在心上。是你膽怯，執意勸我慎重，以求萬全。不必爲了人少發愁，你且先試，少時如若不濟，由我一人入內，保你如願，還有何說？」

妖屍見他發怒，又改媚笑，答道：「你還和我強口。我也看明那是仇人肉身，一個不假。

可是仇人均有極深功候，人當急時，又是修道人，知道元神一滅，萬事全休。就被擒住，也必希冀苟延一時，以求生路。自家毀滅，既無此理，死得又那等快法。他們那陰雷雖非你敵，卻與先死那廝真不相同。剛一發動，便將你神光震開一孔，幾乎被衝逃出去。後來神光加盛，暫時並非不能勉強抵禦，如何陰雷勢子減得那麼快？尚未到十分受制，也未見怎強行衝突，纔一晃眼，立行反雷自炸，肉體粉裂，隨被神光消滅無蹤。休說元神始終未見，連一縷殘煙餘氣也未見他們現出，大出情理之外。你竟一毫未覺，還在得意，因此疏忽，被他們巧瞞過去。他們分明知難脫我夫妻的手，拼捨肉身，發難之先預將元神隱遁一旁，當時能逃更好，否則便待事完，乘隙遁走。我們仇未報成，反喫他們暗中譏笑，日後還要報復生事，不更氣人丟臉麼？」

毒手摩什本極內行，聞言立被妖屍提醒，不禁又暴跳道：「你說得對，是我疏忽。不過我這光網難於衝破，適纔未有警兆，想還在此。即便他們逃得巧，已然遁走，多遠我也能夠追上。我且把光網收緊查看，如不現形，即是逃走，無論如何也必追擒回來，煉他們生魂，多加磨折，方消這口惡氣。」說罷，正要施爲，妖屍攔道：「你又急躁不是？你此時一行法，別人也連帶受傷，又是無益有損。憑這三個蠢物，能逃我夫妻的手麼？他們發難時，我雖驟出意料，稍微受傷，但一想他們既叛我潛逃，如何還分心分力暗算傷人？早就防他們巧使那聲東擊西的詭計。恰好我法物齊備，部署停當，算計仇人如用此計，逃路必在我這一面。當時也不問料中與否，忙先運用玄功，防禦陰雷。表面故作陰雷厲害，受傷膽怯，飛身左右，亂閃亂躲，實則阻他們逃路。他們暗我明，又深知我神通，更恐發覺，自必隨同閃躲，以免撞上。無如地方太窄，我飛行變化又快，稍一不慎，便非撞上不可。同時發動禁制，就用這三個蠢豬狗來試我法寶威力。現已困入少時化煉仇敵的滅神幡下，想必正在掙扎，受那陰火化煉呢。你不必再費事了。我想這豬狗恨我夫妻必甚，自知萬無倖免，此時就強用他們，必不肯出力，弄巧還要生事。本來我想命他三個進去，現且作罷，先使受盡罪孽。如仍用得着他們，經我炮製，心膽早寒，必不敢再萌他念；如用不着，事完再帶了走，同你迴轉仙山，每日拿他們消遣，緩緩報仇。比你一擊即完，不有趣些麼？」二妖孽天性兇殘，同惡相戀。妖屍說時，又是媚目含春，巧笑嫣然，做出萬種風流，千般媚態。毒手摩什聞言，摟住妖屍，喜得格格怪笑。妖屍把手一推道：「時已不早，你還不放手，把神光收去？諸事停當，該是取寶的時候了。」毒手摩什依言，收了妖屍身外神光，一同返回臺上原位。妖屍掐訣行法，將手一揚，一片五色煙光閃過，臺上立現出五樣法物。

癩姑等四人被困火宮神燈焰頭之上，目視門外，看得逼真。見那法臺形式與門內聖姑趺坐的殿臺一般無二，祇少玉榻和榻後環列的玉屏。那五樣法物也和門內形式一樣，祇位

列次序顛倒，每件法物之後多了一面妖幡，愁雲慘霧，隱隱籠罩其上。毒手摩什手持一面七尺來高的主幡，上有黑氣飛繞，立在後面。法物現出之後，妖屍回眸媚笑道：「這三個豬狗現落在水宮之內，你將主幡放起，給他們換個好點地方，多享受些，與你稍微消氣如何？」毒手摩什立照預定施爲，將手中幡往前一擲，立有一幢五色妖光簇擁着那面主幡，飛向五行法物之上，虛懸空際。妖屍早掐靈訣相候，見幡飛起，往外一放，喝一聲：「疾！」那幡急轉起來。煙光隨即大盛，先前黑氣也化作數十道各色妖光，由幡頂當中往四面分射過去。光色大部黯淡，並不十分鮮明，也不轉動，祇看去強勁，彷彿是實質。

妖屍正接着行法，內有一道淡黃光華忽似靈蛇吐信，連閃了幾閃，大有乘此掙逃之勢。妖屍叱道：「老黃，你到這時還敢倔強麼？我因念你以前對我忠心不二，又想你法力較高，可代我主持此幡。雖然用你生魂，但絕不似對別人那樣，多受煉魂之痛，怎倒不知好歹起來？乖乖爲我盡力，事完，看你立功大小，還有你的活路。現有毒手道友爲我護法。你以爲煉就玄功，暫時元神難於消滅，雖出不意落入我手，祇是被困一時，無奈你何，稍有機隙，便可逃走，你是在做夢呢。休說此幡經我苦煉多年，具有無邊妙用，你元神已被禁住；就算你乘我行法之際，伺隙逃脫，毒手道友飛行急如雷電，任逃多遠，指顧間便可追上。七煞玄陰天羅厲害當必深知，被他煞光一罩，立行消滅。何況內外埋伏重重禁制，也決無逃理。我想你平日那麼機警，其愚不至如此。如因怕老賊尼五遁之禁，或是存心叛我，到此緊要關頭故意掣肘，更是蠢極。可知我幡上主要生魂不止你一人，有你固可多加威力，無你一樣可以成功。再如執迷不悟，我只要一句話出口，你數百年苦功便化烏有了。」